

三國演義

毛宗崗評本

● [明]

羅貫中 著

[清]

毛宗崗

評改

上



三國演義



毛宗崗評本・「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改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毛评本 / (明) 罗贯中著；(清) 毛宗岗
评改：穆俦等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
(2007.6重印)

ISBN 978-7-5325-0336-0

I. 三… II. ①罗…②毛…③穆… III. 章回小说—中
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40242号

三 國 演 義

(全二册)

(明) 羅貫中 原著

(清) 毛宗崗 評改

穆 儔等 標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10 印張 50.125 字數 1,156,000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6 次印刷

印數：38,001—40,300

ISBN 978-7-5325-0336-0

I·163 定價：(精裝) 90.00 元

前言

何滿子

明人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爲「四大奇書」。特別標舉出這四部書，不僅就其對藝術成就的評價，即使就其對中國小說藝術發展的權衡來說，也是很有見地的。《三國演義》從其成書的淵源言，是中國長篇小說的第一部，並因此書而導致了歷史演義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最大宗這一事實。《水滸傳》已經偏離了「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夢梁錄》）的「講史」的正確格局，而是以民間英雄故事爲主的小說了。《西遊記》則更由玄奘取經的史實爲張本演化爲神魔小說，從歷史小說中分裂出來成了一種獨立的分支。最後，《金瓶梅》宣告了取材於現實生活的文人獨立創作長篇小說的誕生，擺脫了長篇小說由民間說話藝人長期積蘊而成的傳統。明清長篇小說大致沒有越出這四部小說所奠定的範圍。

《三國演義》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地位，不僅在於它是中國長篇小說的開山以及它是歷史小說中最成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不僅是一種文學現象，而且是一種社會精神現象。它凝聚着晉唐以來社會廣大羣衆的歷史觀、倫理觀和價值觀，反映着社會各階層意識的折衷，這就使這部小說獲得了遠遠超過其自身藝術成就的社會影響。基於羣衆對歷史知識的渴求，三國故事作爲一個重要話題在民

間的長期盛傳，舞台上三國戲的長期流行，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社會風習和意識的連鎖反應——例如桃園結義對下層會社的影響，關羽作爲道教神的民間威望，等等，都支持和簇擁了《三國演義》在古代小說中的無與倫比的地位。

撇開兩晉以後記述三國故事的野史稗乘不論，從晚唐段成式、李商隱的筆記和詩句中所透露的市人說三國故事的時間算起，至明初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大約經過了五百多年；至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羅本而成爲現今最流行的《三國志演義》，又經過了三百年左右。前於二百四十則的羅本和一百二十回的毛本兩部大書外，今日能看到的還有元至治（一二三二——一二三三）間刊行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和略早於它的《三分事略》。同平話與演義同時流行的戲劇，明以後演三國故事的諸體劇作不計外，據近人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所載，宋元的南戲可考者有四種；元代與元明之際的三國故事雜劇，則據傅惜華彙集著錄的《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可考見的尚有四十三種之多。這裏之所以要連帶提一下三國戲，是因為元刊平話只是宋元時說三國故事的講史藝人豐富演述內容的情節綱領，一種類似今日影劇說明書式的粗簡的故事梗概，講史中不少被刪落的情節必定保留在早期的劇本裏。其中如朱凱的《劉玄德醉走黃鶴樓》雜劇，至今還在京劇中搬演；王晔的《臥龍崗》雜劇，解放前徽劇和紹興亂彈（劇名作《諸葛亮招親》）也還演出於舞台，劇中的諸葛夫人黃氏能製造機械人送酒食，木牛流馬也是她所創，這類情節的格調和《三國志平話》之以虛構爲主者十分近似。而這些內容從羅貫中起，在小說中就看不到了。

《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雖然漫長而曲折，但依其內容的性質，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即平話階段

和演義階段。平話階段雖也是演述三國的戰爭興廢，但史實僅是全部故事的骨架，情節有大量的虛構，乃至人物也有不少是杜撰的；人物之間的關係以及時間、地理、政制、官稱等等，大都由講史藝人自由創造，不受史實限制。名曰演述三國史，其實却是被尊爲正統的蜀漢故事，魏、吳兩家只是爲了表述蜀漢的興廢不得不涉及的陪襯。由於今見的作爲藝人演述底本的元刊本平話過分粗略，只能從另一種宋人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雖然也是節略過的講史底本——想見其彷彿，那就是如魯迅所說的「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又雜譚詞，以博笑噱」（《中國小說史略·宋之話本》）那樣一種格局，歷史已被著上了一層濃厚的特有的民間故事的色彩了。其現象大致和西方同一時期或稍晚的取材於史事的《羅蘭之歌》、《亞歷山大故事》等英雄敘事詩相近。但到了羅貫中開始的演義階段，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羅貫中根據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注引錄的大量三國至晉、宋的私史野乘以及《博物志》、《搜神記》等志怪小說作材料，剪裁鑄鑄，基本關節上符合史傳的記載，以至在某種程度上，確有謝肇淛所說的「事太實則近腐」之弊。它之所以有生命力，在明代能廣傳，並能作爲毛宗崗父子作進一步修訂而獲得流行的藍本，不但在於它將頭緒紛繁的三國史事編排得條理井然而又委曲緊湊，更在於對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別是戰爭場面，作了許多饒有戲劇性的渲染，使之具有史傳所未有的生動性；而這些藝術虛構的部分，大都是從民間傳說和講史中得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演義的歷史觀更接近於平話而不同於陳壽的《三國志》，正因爲這一點，人們才將《三國志通俗演義》在血緣上和《三國志平話》相連接，縱然與平話相比，演義已經別開生面，外貌全已改觀了。

毛宗崗是演義的最後加工者。毛宗崗，字序始，號子庵，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卒年不詳。今

日所見毛評本《三國志演義》最早的是康熙間刻本，可知其人順治、康熙間在世。毛宗崗的父親毛綸，字德音，號聲山，頗有文名。蘇州是當時小說、戲曲的出版中心，批點小說、戲曲的金聖嘆更被當時所推崇。毛綸見金聖嘆以評《水滸傳》和《西廂記》享名，見獵心喜，便選中了《三國演義》和《琵琶記》與之抗衡，這情況在他的《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有所反映。毛綸中年以後雙目失明，評書時由他口授，經毛宗崗筆錄和進行文字加工。毛本《三國演義》卷首有金聖嘆的序文一篇，一反金聖嘆所定六種才子書的一貫見解，稱《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並亦稱「聖嘆外書」，顯係僞託以提高聲價。序文署順治甲申年（一六四四），也係假託。甲申爲順治元年，其時金聖嘆尚健在，毛氏父子決不敢在金聖嘆還活着的時候作僞。現僅知毛宗崗與也是蘇州人的《隋唐演義》的改訂者褚人穫有交往，以僞金序的「忽於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云云的口氣推斷，毛宗崗可能根本不認識金聖嘆。

毛宗崗師金聖嘆評改《水滸》的故技，對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是改，二是評。改的藉口也模仿金聖嘆，自稱以「古本」改「俗本」。其實，「俗本」是有的，自《三國志通俗演義》於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刊行以後，今存的各種明刻本見於著錄者尙存二十多種，內容都有所改動。例如，羅貫中書中的詩贊，都是題「史官有詩曰」、「後人有詩曰」、「胡曾有詩曰」、「羅隱有詩曰」、「史官有贊曰」、「史官裴松之有論曰」，等等，以後最多見的建陽刻本，大多數的詩都改成了「周靜軒先生」的詩。又如羅本共二百四十則，每則起訖都極少說話人口氣的過渡文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話並不是例行規格，回末更沒有以「正是」起領的對語。後來如北大圖書館藏的明建陽吳觀明刊本、北京市圖書館藏的吳郡綠蔭堂明刊本等四五種明本，就已將二百四十則改爲一百二十回，每回起訖說話人的套語也普

遍採用了。同時，確實也有多種如毛宗崗在《凡例》中所說的僞託李卓吾和鍾惺批評的本子。這些都是毛氏所指斥的「俗本」，但先於嘉靖元年（或作序的弘治甲寅，一四九四）的「古本」却從來沒有出現過，有之，則在毛宗崗的肚皮裏。

所謂據「古本」改正的，實則毛宗崗的創造。在《凡例》十條所舉的改正中，一、二、五、八等四條是改，三、四兩條是增，六、七、九、十等四條是刪。改的方面，除了第二條所舉如「昭烈聞雷失筋」、「馬騰入京遇害」、「曹后罵曹丕」、「孫夫人投江」等屬於情節的改動外，其餘如第一條所稱的將原來的文字改得更爲通俗易讀，第五條的將回目改得更整齊、更對仗，第八條的用唐宋人的詠史詩代替周靜軒的詩（有些是恢復羅貫中所引的原詩），大都屬於文字的潤飾，大體上是改得成功的，尤其將原來淺近的文字改得更加通俗，有利於小說的普及。增的方面，第三條所舉的增入「關公秉燭待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等不少細節，大都有裴注和《世說新語》之類舊籍的依據，在藝術效果上也起了豐富人物形象的作用；第四條所舉的增入三國時期的名文如陳琳《討曹操檄》、孔融《薦禰衡表》、諸葛亮《出師表》等，「備好古者之覽觀」，也應予肯定。刪的方面，六、七兩條所舉的刪去僞託的李卓吾評語和坊本的圈點，原不屬於小說本身，可置不論；第九條的刪去蔡瑁題壁的七絕和王朗、鍾繇賦銅雀台的七律，以近體詩非漢時所有，值得贊許；但第十條所舉的刪去「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等，就有商榷餘地。特別是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一條的刪去，削減了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動的複雜性，使人物歸於全黑或全白，不如保留其初猶豫而終果決殉身之爲愈。除此之外，毛本還有兩種重大的刪削，在《凡例》中沒有說，其實倒是十分重

要的。即其一，刪去了大量與情節關係不大的表奏文牘論贊等，如羅貫中本卷一第一則光祿大夫楊賜和議郎蔡邕的對策，第五則何進被殺後的史官論贊之類凡六、七十處之多，其中如卷四第三則《袁術七路下徐州》，羅本原有張紘所作孫策絕袁術書一通，長達千字左右，占了這一則的三分之一強的篇幅，如此大量的冗閑文字，既阻礙了情節的連貫和流走，又不是文學性較強的名篇，刪掉它們是很有道理的，這對毛本能代替羅本而流行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二，刪去了不少羅本對重要人物曹操的詬詞和合於史實的客觀敘寫，羅本的觀點雖也是尊劉抑曹，奉蜀漢爲正統，但對曹操這一在三國史中頭等重要的人物並不一味醜化，在描畫他的殘忍險惡的同時，也寫他的才略志節，寫他的寬容愛士，寫他的性格中可愛的一面，使讀者得到的是一個性格複雜的「奸雄」的形象，並非渾身都是醜惡，因而真實感更強；毛本則凡體現曹操性格另一面的描敘幾乎一概刪落，人物的好處也作了惡意的誅心之論的解釋，曹操就成了沒有絲毫可取之處的臉譜化的人物，可信性就差得遠了。

毛宗崗的評論除了文中的夾批以外，集中表現在卷首的《讀三國志法》和每回的評語之中。前者是對全書的總評，後者是每回情節的就事論事。這些評論絕大部分是史論而不是文論，少數可歸爲文學評論的，有一些也是貌似文學評論而實質上仍是歷史評論。《讀法》是毛宗崗對這部小說的綱領性的見解，全文共二十五則，逐則論之，第一、二、三、三等三則與文學毫無關係，只是論歷史和歷史人物。第四則開頭就說：「《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看來是論文了，但接着還只是說了史事之起訖，歷史人物的主次，歷史發展中人物出現的前後和事件發生的時序，等等。所舉的都是歷史本身的事實，沒有一個作者可以把劉表、劉璋寫成主角而把劉備寫作陪襯人物，也沒有一個作者可以把孫氏定江東寫

在劉備取西川之後。毛宗崗所說的「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擬一三國之事，勢必劈頭便敍三人，三人便各據一國」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是他爲了自張其說所以發矢的虛懸的靶子。他也知道寫歷史小說不能「平空」，只好說「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瀾，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這不過是說歷史事件本身巧，而不是文章之妙。仍是評史而不是評文。

第五則末尾說：「今之不善畫者，雖使畫兩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兩調亦必前後同聲。文之合掌，往往類是。古人本無雷同之事，而今人好爲雷同之文，則何不取余所批《三國志》而讀之。」這段話孤立起來看，確是主張人物形象的個性化，但前面用以舉例的，仍是劉、曹自創帝業與孫權藉父兄之身創業之不同，三家稱帝前後之不同，蜀與魏有戰無和、吳與蜀和多於戰、吳與魏戰多於和之不同，魏傳五主、蜀止二世、吳凡四主之不同，蜀先亡、魏次之、吳最後之不同，孫策兄終弟及、丕植舍弟立兄、劉備父子相繼之不同。說來說去其所以不同仍出於歷史事實，無關於論文。本應大大發揮的人物性格的個性化、場面描繪的個性化等反而不着一字，接觸到了文學評論却又滑到歷史評論上去了。

接着第六則的「六起六結」，第七則的「追本窮源」，第八則的「巧收幻結」，第九則的「以賓襯主」，第十則的所謂「樹」、「枝」、「葉」、「花」、「善避」、「善犯」，第十一則「星移斗轉，雨覆雲翻」一連舉了四十一個「一變」，所舉的例證，也都是歷史事件的起結、本源、巧幻、賓主以及歷史人物間本有的相互關係，這些都不是任何一個作家可以憑空創造的，說來說去也還是毛宗崗自己所說的「是造物者之巧也」，是「造物自然之文」。頂多只等於說了一句：歷史小說的動人，有賴於題材，即歷史本身的動人。

以下自第十二則至十九則，雖然論的也是「造物自然之文」，即歷史事件提供了小說以藝術創造的條件，但畢竟進入了文學表現方法的範圍。如第十二則的論文之宜連宜斷，第十三則的論正文之前必須一段閑文爲引，第十四則的論文後必須有餘勢，其實都是不以作家的意旨爲轉移的史實的本然狀態所致，如五關斬將、三顧草廬、七擒孟獲之宜連，三氣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宜斷，赤壁縱火先有博望、新野縱火爲引，六出祁山先有七擒孟獲爲引，董卓之亂後有從賊作亂爲餘波，武侯出師後有姜維伐魏爲餘波，凡此種種，也都是歷史的天造地設，但毛宗崗却藉此表達了創作技法上的剪裁、穿插、伏筆、倒敘、描寫的角度等在小說結構上的作用。這是明末清初以金聖嘆爲代表的評點派將八股文法施之於小說批評的「特技」，金聖嘆由於才性和知識範圍較廣，往往能提高到系統的、思辨的高度，而毛宗崗則只能就事論事，從小說本身作出一些歸納，當然這也有助於讀者對小說構成上的理解。

第二十條雖然標爲「奇峯對插，錦屏對峙」，但其實是對小說中歷史人物的評價。第二十一條論歷史事件的「天造地設，以成全篇之結構」，而指出全書的「照應」、「關鎖」，也都是論史或金聖嘆所說的「以文運事」，可惜毛宗崗只談到「事」的本身而沒有論述「文」怎樣「運事」，這是他在八股文評點法上也還不及金聖嘆之處。

第二十二到二十五三則是將《三國》和《史記》、《左傳》、《國語》和其他小說《水滸》、《西遊記》等作比較，說《三國》勝於它們。所論的是非可置之不論，但從中却暴露了毛宗崗對歷史與小說的界劃之模糊，他的小說評論之所以實際上大多是歷史評論，當也是由於對文學的特殊規律缺乏應有的把握所致。

毛本《三國志演義》的每回評語，大致也是如此。

因此，毛宗崗對《三國演義》的評點，實質上是表述他的歷史觀。這歷史觀就是強調正統思想，因此，《讀法》第一則就開宗明義地提出：「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他的這一觀點支配了他對《三國演義》的評論，也左右着對小說的刪改。這種蜀漢正統思想自東晉以來，雖有少數上層社會人士，如史學家習鑿齒等所主張，但主要來自民間，具有複雜的社會原因，在此不能析述。《三國志平話》所體現的大致是民間尊劉抑曹的觀點，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繼承了平話的民間觀點，但因為以陳壽的《三國志》為演義根據，多少淡化了這一觀點（例如，並不把曹操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至毛本，則將民間傳統的蜀漢正統觀和朱熹《通鑑綱目》所持的同一觀點結合，大大加以強調。《讀法》第一則所說「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為正也」，正是毛宗崗的自白。程、朱理學和朱熹的《四書集注》是當時法定的知識分子的金科玉律，以評點入股文方法評改《三國志演義》的毛宗崗，持有朱熹的歷史觀是自然之理，毫不足怪的。

因此，毛本《三國志演義》在歷史觀上體現了統治思想和下層人民思想的微妙的融合。這便是三百年來這部小說改為統治者所容許、也為廣大羣衆所接受的原因。經過毛宗崗的評改，雖然《三國志演義》夾有濃厚的正統觀點和封建倫理的糟粕，但仍不失為中國長篇歷史小說中最成功的著作，並由於本文開頭所提到過的社會精神現象的歷史原因，擁有其深廣的影響和迄今未衰的藝術生命力。

一九八六年一月

點校說明

毛氏評本《三國演義》，舊署「聖歎外書，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聲山別集，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按毛綸（聲山）在《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中，曾詳述與其子宗崗訂評羅貫中《三國志》的過程，且云：「書既成，有白門快友見而稱善，將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師之徒欲竊此書爲己有，遂致刻事中閤，殊爲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國》一書，容當嗣出。」《琵琶》有康熙丙午（一六六六）序，則《三國》的「嗣出」更在此後。此處所言的未竣刻本，以及毛評《三國》的原始刊本，今已不易得。

現在所能見到的刻本、印本，尚不下十餘種，分別冠以《繡像第一才子書》、《貫華堂第一才子書》、《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繪圖三國演義》、《英雄譜》（與《水滸傳》合刻）、《三國志演義》、《三國演義》諸名。除像贊、繪圖各本不盡同外，正文或十九卷，或二十卷，或六十卷，而一百二十回的回數及分法則無異，可知毛本實際僅存在一個系統*。這些本子若按其特徵，可大體歸分爲三類：

（一）前期本。包括康熙至嘉慶這一百餘年間的各種傳本，如高麗覆刻十九卷本、大魁堂藏板本、兩儀堂藏板本、永安堂藏板本等。各本首爲順治甲申金聖歎序，以下依次爲凡例、讀法、總目、圖像、正文。正文回前有總評，回中爲夾評。

（二）通行本。以咸豐善成堂套朱印本爲標誌，此後坊間所出大率祖此本。通行本較前類主要的

不同，是在金序後增添了咸豐三年清溪居士的《重刊三國志演義序》。

(三)建國後整理本。有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整理本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新版本。其特徵是除以若干種毛本校勘正文、擇善而從外，還據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本）以至史籍，訂補毛本文的註誤。整理本僅收演義正文，正文內亦不收毛評。

前期本由於年代較久，版本間有漫漶、剗改以至補頁的情形，又由於書坊的輾轉傳刻，難免「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訛、改、衍、奪之處頗多，不免粗糙。通行本雖是前期本的重刊，但行文較為嚴飭，較少明顯的舛錯。然而，通行本帶有後人訂改的某些痕迹。以毛氏的評語為例，如第九十四回總評及第一百十五回夾評，兩見「常山率然」一語。「率然」為蛇名，見《孫子》及《神異經》，而通行本前作「常山蛇然」，後作「常山之蛇」，顯為校訂者（或書賈）不知「率然」之義而妄改，「常山蛇然」尤覺不文。又如第一百十四回夾評有云：「以此木換八木。」戲析「米」字為八木，在毛宗崗友人褚人穫的《堅瓠集》中已有成例，而通行本一本作「以柴草換糧米」，一本作「以糧米換柴草」，索然無味，亦顯為後人改筆。因此，選擇毛評《三國》的早期版本，復以晚起的通行本加以校勘，這無論對這部小說的研究或閱讀來說，都是很有必要的。

本書的點校，以大魁堂本為底本，原書全稱「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黃紙封面書題：正中雙行書名，上方橫刻「金聖歎外書」，左、右旁鐫「毛聲山評點三國志」及「大魁堂藏板」。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偶有眉批及行間旁訓。白口，無格，四週單邊。正文十九卷，書分二十冊，內有數葉補板。據紙質及板式，初步鑑定為清初刊本。復以咸豐三年朱套板刊本《繡像第一才子書》及光緒庚寅上海圖書集

成局印本《繪圖三國演義》兩種爲校本，以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本《三國演義》爲參校本。

本書校勘，以儘量保存原貌爲原則。底本中俗體字、異體字和明顯錯字，逕改不出校。底本、校本異文兩可時，從底本。底本人名、地名、文意上的註誤或前後歧異，據校本酌改；若校本與底本同，則據參校本酌改。如五十四回「入南郡買辦物件」改「南郡」爲「南徐」，一百十回「姜維引兵百萬」改「百萬」爲「五萬」等俱屬此例。凡從校本或參校本的改文，以原字加（）列于其下；補文加〔〕、衍文加（）示別。原雙行夾評今改單行小字，位置不變；眉批及行間旁訓移于相應的正文之下，前者以〔眉〕爲記，後者視同夾評。原居于總目後的圖像二百四十幅，則改繫于相應的各回之前。本書由穆儁、孟斐、江建中、劉德權校點。

*兩衡堂刊本《笠翁評閱繪圖三國志第一才子書》序稱：「余于聲山所評傳首，已僭爲之序矣。」笠翁作序的毛本今未見。兩衡堂刊本雖名爲「第一才子書」，實乃李漁評本而非毛評本。

序

余嘗集才子書者六，其目曰《莊》也，《騷》也，馬之《史記》也，杜之律詩也，《水滸》也，《西廂》也。已謬加評訂，海內君子皆評余以爲知言。近又取《三國志》讀之，見其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裏。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漢、唐而下，依史以演義者，無不與《三國》相仿，何獨奇乎《三國》？曰：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國者，又古今爲小說之一大奇手也。異代之爭天下，其事較平；取其事以爲傳，其手又較庸，故迴不得與《三國》並也。

吾嘗覽三國爭天下之局，而嘆天運之變化，真有所莫測也。當漢獻失柄，董卓擅權，羣雄並起，四海鼎沸，使劉皇叔早偕魚水之歡，先得荆襄之地，長驅河北，傳檄淮南、江東，秦、雍以次略定，則仍一光武中興之局，而不見天運之善變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誅死，曹操又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名位雖虛，正朔未改。皇叔宛轉避難，不得蚤建大義於天下，而大江南北已爲吳、魏之所攘，獨留西南一隅爲劉氏託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東助赤壁一戰，西爲漢中一摧，則漢、益亦幾折而入於曹，而吳亦不能獨立，則又成一王莽篡漢之局，而天運猶不見其善變也。逮於華容遁去，鷄肋歸來，鼎足而居，權侔力敵，而三分之勢遂成。尋彼曹操一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檄之、罵之、刺之、藥之、燒之、劫之、割鬚、折齒、墮馬、落髮，瀕死者數，而卒免於死，爲敵者衆，而爲輔亦衆，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爲漢之蠱賊。且天生瑜以爲亮對，又生懿以繼曹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疊出其人才以

相持也。自古割據者有矣，分王者有矣，爲十二國、爲七國、爲十六國、爲南北朝、爲東西魏、爲前後漢，其間乍得乍失，或亡或存，遠或不能一紀，近或不踰歲月，從未有六十年中，興則俱興，滅則俱滅，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今覽此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也。

昔者劉通之說韓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說。其時信已臣漢，義不可背；項羽粗暴無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勢不得不一統於羣策羣力之漢。三分之幾，虛兆於漢室方興之時，而卒成於漢室衰微之際。且高祖以王漢興，而先主以王漢亡；一能遷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蒼之造漢，以如是起，以如是止，蚤有其成局於冥冥之中，遂致當世之人、之事，才謀各別，境界獨殊，以迥異於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歟？

作演義者，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且無所事於穿鑿，第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文經見者也。獨是事奇矣，書奇矣，而無有人焉起而評之；即或有人，而使心非錦心、口非繡口，不能一代古人傳其胸臆，則是書亦終與周秦而上、漢唐而下諸演義等，人亦烏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余嘗欲探索其奇以正諸世，會病未果。忽於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觀其筆墨之快、心思之靈，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稱快者再，而今而後，知「第一才子書」之目，又果在《三國》也。故余序此數言，付毛子授劄之日，弁於簡端，使後之閱者，知余與毛子有同心云。時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聖嘆氏題。